

与谷好好合作剑舞《精忠词》，融入对中国古典舞“学师”戏曲的思考——

黄豆豆：盖派“鹰展翅”，我要在舞蹈中好好亮一亮

■本报记者 李硕

许多年前，当舞蹈家黄豆豆与昆剧表演艺术家谷好好就读于温州少儿艺术学校时，他们都怀有各自远大的艺术梦想——“长大后我要做一名武生演员。”黄豆豆说。

“我以后要成为一名舞蹈家。”谷好好说。

他们约好了梦想成真后要一起完成一档好看的节目，然而多年以后，两个人却各自成为了对方想要的身份。日前在上海音乐厅黄豆豆和谷好好所表演的剑舞《精忠词》，给予了他们“梦想成真”的机会——黄豆豆手持短穗单剑，以中国舞的方式舞出了一段“串翻身”，与其斜线站立的是他儿时的老师谷好好，她手持长穗双剑，以戏曲武戏的方式同样来了一段精彩的“串翻身”。两人越舞越激烈，合着古琴的音色与密集的鼓点，各自手上飞腾起漂亮的剑花，像极了张艺谋电影《英雄》中隐世的武林高手，伴着古琴空灵的音色身姿轻巧地穿梭于山水松竹之间，别有一番气韵。

古琴奏至两分半左右，谷好好亮出“金鸡独立”的造型，黄豆豆见势略一停顿，灵光乍现，顺势将单腿半蹲站立，动力腿盖在主力腿的膝盖之上，双手扶剑向腰间一挂，“对舞”出一个盖派武戏中经典的“鹰展翅”。

“‘鹰展翅’是盖派武戏的经典造型之一，雄健洒脱，但对演员的平衡和稳定性要求很高。这个动作在平时的训练中，是‘耗’出来的，吃功夫。”黄豆豆说，“但在目前的中国舞蹈界，这个舞姿摸有十几年没人在舞台上做过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动作太传统了，而且还容易失误。而排练时我却突然想起了‘鹰展翅’，要感谢谷好好的出招，给了我瞬间的灵感和火花。”

这支剑舞《精忠词》，是《大雅音——上海昆剧团跨界系列音乐会》中的压轴节目。8分多钟的剑舞，俩人排练了无数遍，光是“气息板眼”就磨合了三天多。从小在戏班子后台长大的黄豆豆，已经不是第一次过这把“武戏瘾”了。他坦言，梨园文化为中国古典舞提供了深厚的艺术养分，当“中国古典舞”融合“武戏神采，浓浓的国风便舞得更出彩了。”

中国古典舞的许多身段韵律、造型技巧，都得益于戏曲文化

“在一些专业的舞蹈大赛中，技术技巧的竞赛环节甚至能够成为古典舞演员比拼的一个亮点环节。”黄豆豆说。的确，中国古典舞中的许多身段韵律、造型技巧，都是在吸收与借鉴戏曲舞蹈、武戏打刀、刀枪把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也结合了武术、体操、杂技的一部分元素进行了发展，如翻身、飞脚、旋子、扫堂、探海转、乌龙绞柱、串小翻……中国古典舞中高难度的技术技巧是观众们有目共睹的。

作品《醉鼓》堪称黄豆豆的代表作，高难度的体态造型与技巧接连迭起。而这些高难度的技巧动作中，有很多是在传统戏曲武戏和武术醉拳的基础上提炼发展而来的。如起式的“踮腿倒立”接一串“小翻挂直体”，如鲤鱼跃龙门般腾空而起，又如他所做的地面“抢脸前桥”，桌上的“扫堂探海”变形转，连续原地“走丝翻身”，急速“点步翻身”等等，以及结束时，抱鼓“横飞燕落变身板腰”等动作与技巧，都有着非常高的难度与惊险性。《醉鼓》把中国传统舞蹈和戏曲武戏、武术醉拳的元素融合在一起，黄豆豆说，“可以说，戏曲舞蹈、传统武术等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动作造型，对中国古典舞舞蹈语汇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舞蹈表演中融入大量武戏元素，对于黄豆豆来说并不陌生。对于他来说，将中国古典舞与戏曲武戏融合，并且本着严谨的态

度适当创新，得益于从小发芽的梨园梦。“我小时候就想成为一名武生演员，而舞剧《粉墨春秋》正是我们全体剧组探索、致敬梨园艺术的一部舞蹈作品。”黄豆豆说，“一部舞剧《粉墨春秋》，我为此准备了18年。那时苗导演率剧组诚意邀请了盖叫天先生嫡孙张善麟大师为我们传授武戏入门，全体演员都经历了武戏的入门训练：从最基础的梁山膀开始到走圆场、迈台步、亮相、髯口水袖、刀枪棍棒，再到出手等等，完全先按武戏的要求学，学好之后再根据舞蹈的需要去演绎编排。我把自己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身韵课’里学到的要领，全都毫无保留地融入到这一人物的塑造中。”



▲ 黄豆豆（左）曾随盖派大师张善麟先生，学习戏曲猴戏入门。



▲ 黄豆豆（右）与谷好好表演剑舞《精忠词》。

除了传承戏曲中的动作技巧以外，一代代舞蹈名师也借由古典舞，建立了具有武戏气质的舞台角色形象，如舞剧《小刀会》中的刘丽川、独舞《醉剑》中的张玉照，乃至黄豆豆在《秦俑魂》中的角色塑造，即便是表现民间艺人的《醉鼓》中都渗透着戏曲舞蹈中武生“漂”“帅”“脆”的表演美学特征。“对于向戏曲艺术的学习借鉴我们一直在做，但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如何更好地进行舞蹈化的发展和创新还远远不够。”黄豆豆说。

中国古典舞不仅学习和继承了大量戏曲舞蹈的技巧动作，而且还学习与继承了戏曲舞蹈表演中“以目传情”的表演方式。中国古典舞肢体动作表演中常常强调需要高度配合眼神的“张”“弛”“聚”“放”“收”“含”“亮相”，这些聚焦眼神运用的表情方式与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于戏曲舞蹈的相关精髓。“相对于西方芭蕾舞与现代舞，中国古典舞以目传情的面部表演特点尤为突出。虽然较于戏曲的面部表情来说，中国古典舞的面部表情要简约得多，但是戏曲中手眼身法步的统一运用，对中国古典舞的表演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黄豆豆说，“如今一些中国古典舞演员在表演时，不重视或不善于充分运用面部表情来传情达意、塑造人物，从而使其舞台表演大打折扣，黯然失色。”

当代表演的语境中，中国古典舞如何突围

舞蹈艺术需要不断创新，中国古典舞也不例外。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新潮艺术层出不穷、夺人耳目，不得不承认，中国古典舞作品往往游走于圈内人，普及程度不容乐观。中国古典舞该如何坚守住自身的文化品味，并在争取观众上“突围”？“相对而言，中国古典舞的内涵比较深刻，许多作品与中国古典的诗词歌赋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对观众的综合艺术修养要求比较高。这就意味着中国古典舞在观众中的影响力还需要大大地加强。”黄豆豆也在思考。

中国古典舞又应该怎样更好地面向当代？这是常常引起舞蹈界讨论的话题。一方面是新元素的融入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惯性；另一方面，在不断求新、求变的同时，有可能造成原本的传统舞蹈元素的大量流失。黄豆豆说，失去中国元素的中国古典舞还是古典舞吗？“如果彻底用现代观念来演绎古典舞，有可能使中国古典舞变了味儿，那就得不偿失了。我们传承中国古典舞，首先要搞清楚自己舞种的文化根源在哪里，创新的前提是继承，继承是深扎大地的树根，创新是树枝尖头发出的新芽。”

如何更好地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壮大丰富中国古典舞的文化内涵和美学魅力，成为了当下中国古典舞发展的重要方向。回想经典的古典舞剧目，如《黄河》《长城》《木兰归》《醉鼓》《踏歌》《秦俑魂》《扇舞丹青》《爱莲说》等，都是植根在传统中国元素的深入挖掘中形成的，因此剧目中特别含有引人入胜的中国气质。“我们常说‘取长补短’，我从不反对吸收其他舞种的优点以丰富中国古典舞自身。但关键是，我们不能一味地、盲目的照抄照搬，以至于到最后把自己的文化之根忽略了。”黄豆豆说，“中国古典舞具有很强的文化生命力，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植根于博大精深、传承数千年的中国文化，那么中国古典舞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格局。”

■本报记者 姜方

有人说，出版行业是一个“夕阳产业”，特别是当其与如日中天的互联网行业相比较时。改革开放40年给中国出版业带来革命性变化和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让业界感到疑惑与彷徨。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游戏、综艺、偶像……当越来越多事物占据人们眼球时，出版业如何转型已是时不我待的命题。

数据显示，复旦大学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自设立五年来，毕业生从事出版行业的不足一半。尽管如此，也有一批选择在“夕阳”中奔跑的年轻出版人，走着平衡文化和市场的勇敢者道路。挑战存在的同时，意味着机遇正在生长。“出版这个古老的行业在今天依然充满生机。”复旦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资深出版人贺圣遂对出版人的未来抱有信心，“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年轻人将拥有更多施展才能的舞台。”

技术革新带来机遇，出版行业需要少年人和少年心气

在出版行业里，编辑是重要的环节。目前，有种论调认为“编辑是正在消失的艺术”。在近期发行的《出版是什么》一书中，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给出回应：“编辑是为新闻出版而生的，出版因为有编辑而成为出版，不因任何技术和工具而有所改变。在信息不足的时代需要编辑，在资讯过量且真假难辨的当下更需要编辑。”专家指出，新时代的编辑需要完成三个转型，在内容思想性和导向的把握上，从被动地承担责任转为主动自觉的文化担当；从单纯的文字编辑转型为全媒体编辑；从单纯的编辑转为生产经营者。

从传统中寻找创新的因子，年轻的出版人正在发力。毕业于复旦出版硕士专业的千阳，不久前做了本名叫《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的书。该书是基于北京大学学术团队所做的网络文化研究，经过长期编辑完成的。从“二次元”到“应援文化”，书中记录了当下社会最流行和鲜活的网络用语，横跨动漫、偶像文化等领域。但因为这些内容，此书的出版几经波折。“也许赌上职业生涯做这样一本书很傻，可把好内容‘摆渡’给读者是出版人的使命。”千阳表示，要成为一个卓越的出版人，关键在于是否拥有百死无悔的决心。

“这20多年来，纸质出版物越来越精致和光彩夺目，在市场上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拥有更令人期待的前景。”贺圣遂指出，进入数字时代的出版业更注重专业性。相较于以前的印刷时代，计算机可以帮助出版人做出更美观和更有针对性的书籍。出版史上有个著名案例，英国DK社打造的科幻图书《星球大战》因人工错误预估印数，导致按计划印刷的1800万册图书只卖出了500万册。而今天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的支持，则可以相对准确地推断目标受众与销售量，也能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数字出版时代，从资料收集、编辑方式到宣传营销、流通领域，新技术在出版产业的方方面面引发着变革，也为新一代出版人提供了更多挥洒才能的空间。

学习永无止境，出版人应当兼具知识、热情和服务精神

选择当出版人，就等于选择了一种终身学习的生活方式。这是不少新老出版人的共识。欧阳婧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室的编辑，毕业后就一直在出版社工作。“身处这个行业四五年，如果在互联网企业里或许算得上资深，但我现在根本不敢自称是个资深编辑。”这位年轻出版人用“上瘾”来形容做编辑的感觉，“尽管过程很焦虑，但看到一本书留存下来，很有成就感。”

优秀的出版人才兼具扎实的知识储备、对工作的投入和热忱，以及为他人服务的精神。古今中外，流传着不少出版人的佳话。如巴金将其编辑出版工作视为“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14年时间里，怀着满腔热忱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积累作贡献；“文化昆仑”钱锺书曾称赞其责任编辑周振甫“小印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任，良朋嘉惠，并志简端”；被誉为“天才的编辑”的麦克斯·珀金斯则造就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沃尔夫等人的文学成就和巨大名声。当今天的我们谈论出版时，这些前辈的赤子之心、专业素养和服务精神依然掷地有声。

“我们的出版业需要更多‘正规军’，这比以往时候都显得更迫切。”在日前举行的复旦出版专业教学研究论坛上，贺圣遂说。他认为，只要对出版行业始终怀以敬畏之心，能真正立定当下出版好书，那么“月亮与六便士”出版人终究都会拥有的。以前，不少国内出版人并未接受过专业的出版教育，大多通过实践总结出版规律。现如今，包括复旦大学等院校开设了出版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理论基础、拥有广阔文化视野和敏锐市场判断力，同时熟悉出版业务环节的专门人才。业界普遍认为，数字技术对出版业发展带来很多新变化，若出版人能在相关前沿领域接受学术训练，或将更容易在实战中把“硬仗”打赢。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出版专业教育目前依然面临不少挑战，还需通过各方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学科的发展。

2018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开幕

谭盾：用音乐诉说武侠世界里的“四把剑”

■本报记者 姜方

“大提琴、小提琴和钢琴，分别代表《卧虎藏龙》《英雄》《夜宴》中的三把剑。而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复活》，不仅融入了上面三把剑，还以音乐诉说自己的心剑。”昨天，“音乐武侠·浪漫天涯——谭盾‘武侠’系列作品跨界对话与首发式”在2018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举行。作曲家、指挥家谭盾面对在座数百位观众，与央视“名嘴”白岩松对他笔下音乐中的武侠世界。

谭盾为《卧虎藏龙》《英雄》《夜宴》这三部中国电影而作的配乐，在国内外音乐界和乐迷心中颇具影响力。几年前，谭盾在上海街头跑步时，偶遇一位“粉丝”琴童，小女孩认出作曲家后表示“很想演奏《卧虎藏龙》的音乐，却怎么也找不到乐谱”。从那时起，谭盾就把乐谱出版事宜放上了心上。这一次，由上海音乐出版社首发的“武

侠”系列乐谱作品一共有四部，包括小提琴奏鸣曲《英雄》、大提琴奏鸣曲《卧虎藏龙》和钢琴奏鸣曲《夜宴》，以及融入上述三部作品精华，并将其升华至崭新境界的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复活》。

当谭盾为电影《卧虎藏龙》配乐后，大提琴家马友友曾指出配乐中关于剑、爱情、武侠、水与火的主题动机十分动人，并建议谭盾将这些音乐“密码”写成连续性的“武侠”系列。受到马友友的启发，谭盾的武侠音乐世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完成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的配乐后，导演张艺谋来找我为《英雄》配乐，我反复确认了《英雄》中的元素包括武侠、爱情、女性，而且是个悲剧，才答应他。”从《卧虎藏龙》到《英雄》再到冯小刚导演的《夜宴》，谭盾在配乐里赋予了大提琴、小提琴和钢琴丰富的意味。在三部奏鸣曲里，大提琴对应《卧虎藏龙》中的青冥剑，意味着对自由的执着；小提琴对应《英雄》中的天下剑，象征无私无畏的爱；而钢琴对应《夜宴》的复仇剑，

注入了尼采的强力意志。

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复活》，则把上面三部电影中的音乐和人物串联了起来，以复调展开演奏主题。“《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英雄》中的如月和《夜宴》中的婉后，眼望着梦想、希望与爱悉数破灭。而在《复活》中，我希望用一把心剑，把破灭的一切再次召唤回我们身边。”谭盾为创作“武侠”系列走过了12年的岁月。“我认为中国武侠与音乐是相通的。武侠里有琴心剑胆，音乐里有大音希声；武侠里有形断意不断，音乐里有余音缭绕，此处无声胜有声。”值得一提的是，作品还融入了中国古琴名曲《广陵散》的元素。在谭盾眼中，嵇康的古琴曲《广陵散》堪称中国最早的武侠音乐，其中囊括了中国武侠哲学中的精华。和不少当代中国人一样，谭盾也有着一个永不褪色的侠客梦，“我心中武侠的真谛在于义和情之间的权衡。我希望以音乐的形式，把自己内心这些属于武侠的密码串联起来。”

相关链接

为期四天的2018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昨天在上海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行业统计报告显示，去年我国乐器行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374.94亿元，同比增长3.64%。随着乐器行业的蓬勃发展，今年乐器展规模再创新高。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法国等31个国家和地区的逾2200家中外企业携新品集中展示，吸引了大批音乐爱好者驻足。本届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总面积达到13.8万平方米，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制造商、经销商、艺术家、演奏家、音乐师生及广大音乐爱好者齐聚一堂。

► 谭盾为电影《卧虎藏龙》配乐后，马友友建议谭盾将其中的音乐“密码”写成连续性的“武侠”系列。图为电影《卧虎藏龙》剧照。



复旦大学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立五年来，从事出版行业的毕业生不足一半，出版专家寄语青年后辈——

『月亮与六便士，都会有的』